甘宁叛乱

原创罗马主义[灼识新维度](javascript:void(0);)

**灼识新维度**

微信号gh\_4c12eeda5979

功能介绍不一样的视角，不一样维度，带来全新观点，全新认知升级

2020-08-31[原文](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=MzU0Mjc2OTkzNQ==&mid=2247486860&idx=2&sn=e3144915a758ddaf0468d7166762197e&chksm=fb14dbeccc6352faef75955a10f6b0db7354415825b67b61c1ad2212207230b63c111f576ac5&scene=27#wechat_redirect&cpage=61)

收录于话题

#晚清沧海事

75个

**■晚清沧海事上卷（14）■**

作者：罗马主义

教主是新教历史上的一个奇才，而且是一个见过大世面的人，和普通蒙昧闭塞的西北穆斯林不同，他在年轻的时候，就被父亲送到过山东和北京学习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他结识了好多内地的穆斯林商人，开阔了眼界，成功的建立起一条从天津到北京，然后通过内蒙古进入宁夏的贸易线路，沿途他建立了大量的商站，把西北的土特产卖到了沿海，把沿海的商品带入了宁夏，然后贩往西北各地，一来一往之间，他积蓄了大笔的资财，是新教有史以来，最富裕的一任教主。

而且在贸易的过程中，他极端重视情报的收集，几十年下来，在西北各地，几乎每一个城镇都有他的眼线。

有资料记载，在西北，你可能不经意之间走进一间小店，要了一碗羊肉泡馍，然后用你那个黑乎乎的指甲，费力的把那个硬的跟石块一样的面饼，扣成一小块一小块儿。

就在你一边抱怨，是谁发明的这么费事吃法，一边无意中和同行的人谈起，你们明天押运粮草要经过的那条路上，有几间按摩店，里面的西北小妹，如何如何的时候……

你可能不会想到，柜台后面，那个看起来面孔呆滞，见人就傻笑的老板，其实是教主的探子。可以这么说，在西北地区，三教九流之中，到处都是教主的眼线，几乎每一条重要的贸易线路，都随时在他的监控之下。

由于有了这些情报，教主常常能表现出一些超能力，就像当年那些气功大师一样，在愚昧的当地人看来，非常的神奇。

根据当时的记载，教主早晨起来看看天，就知道今天会有多少人会来朝拜他，那些地方又发生了些什么新鲜事儿，而且最后全都一一可以验证，绝无错误。

有些不远千里，慕名而来的信徒，刚一进门，不用开口，教主就可以把他们的身世和来访的目的，说得详详细细，让对方佩服的五体投地。

当时西北各地的穆斯林信徒，都认为教主是一个神仙，排在真主安拉和先知穆罕默德之后，所以在西北大地上，几乎没有穆斯林徒敢违背他的旨意。

那么他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呢？按照他自己的说法，他和真主之间是好友，互相加了微信，所以有事没事，大家就发个朋友圈晒晒吃喝，再彼此点个赞之类的，所以双方特别熟悉。

但是如果在今天大医院附近的派出所民警看来，他的办法应该和大医院里专门骗外地人的医托差不多，这些人带你去看的神医，通常是一些仙风鹤骨的白胡子老头，他们也是无需你开口，立刻就知道你得了什么病，而且药方都给你准备好了的，只等你掏钱。

如果你还是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，就自己去医院体会下医托，但是如果真被骗了，可别怪我，只怪你好奇心太重。

教主不仅仅在民间有如此大的威望，而且在官场也有所经营，很早的时候，他就花钱捐了一个千总，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一个团级干部，这让他可以公开的组织团练，在陕西发生叛乱以后，他就在金积堡附近的卧牛山，秘密建立了兵工厂，又募集了13个营的穆斯林团练，训练了数千名精兵，为举事做好准备。

不过教主并不是神仙，他只是一个凡人，而且在背后指使别人做坏事是一回事，但是要自己真正的跳出来，赤膊上阵，又是另外一回事。当这个时刻真正到来的时候，已经不再年轻，又有钱又有势的教主，不由得也犹豫了起来。

一来是因为以前的失败太过惨烈，前任教主们，几乎没有一个有好下场。二来他也和前任的教主们不同，那些人除了宗教理想，个人生活方面，穷得叮当响，烂命一条，而他却是一个富甲一方的大财主，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儿，太太平平，真要他准备放弃这一切的时候，他确实得考虑考虑。

虽然这些年来他一直暗中筹划，四处挑唆，秘密参与各地的穆斯林叛乱，给予资金和人力支持，可是那些毕竟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事，说起来就像今天那些大v们，天天鼓动着你上街闹事，你真去了，他说不定会发个红包给你，替你点几个赞，帮你转发，但也就仅此而已。

如果你真的出了事，被政府抓了起来，他们就会消失的比谁都还快，迅速的和你划清界限。而且这种事，也很难追查到他们头上来，毕竟他们只是说说，谁让你真的去做了？

所以教主以前就像一个大v，苦口婆心的四处煽动大家造反，他并不是很担心，万一真牵连到他，就算是查来了，他可以找到很多借口洗白，再加上清廷这么腐败，大不了花点银子就能摆平，所以他并没有什么压力。

现在多年的努力居然成功了，该他出场的时候，他忽然发现，自己却真的需要好好的想一想了。从1862年6月份，陕西穆斯林叛乱全面爆发，一直拖到了9月份，他居然毫无动作。

可是和他合作的杜文秀却不耐烦了，毕竟他已经高举反清大旗，自封为大理伊斯兰国的苏丹，派了那么多人从云南过来推动这次叛乱，就是希望叛乱的规模越大越好，这样才最有利于他。

可是他现在发现，整场运动的主谋，教主居然变得扭捏起来，有点临阵退缩的意思，于是就派特使纳尚邦前来催促，然后又让他安插在清军中的卧底，云南穆斯林，花马池参将王锡爵，专门从陕西前线跑回来给教主施压，但是老奸巨猾的教主却总是推脱，一会儿说时机不妥，一会又说没有准备好，平常劝别人干坏事的那种大义凛然，现在全都不见了，整个人忽然变得婆婆妈妈，一点儿也不干脆。

于是纳尚邦又去劝说教主手下的李得仓，穆生花和王大桂，让他们给教主施加压力，这些人却唯唯诺诺，不敢自作主张，他们等着教主下决定。

但是有人被说服了，同为新教的马兆元，在平远地区发动了叛乱，马兆元是当地驻军的一个把总，很有野心的一个家伙，他自称为甘肃穆斯林军大元帅，开始了四处攻城略地。

这个举动搞得教主措手不及，他没有想到他手下的人居然有不听他命令的。更关键的是，这让他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，因为如果现在他反了，就表现的他好像在追随马兆元一样。

这让他很郁闷，因为这场运动明明是他挑起来的，他才是真正的领导者，但是除了少数核心集团里的人，普通的穆斯林并不知道，现在他跳出来，就变成了别人的垫脚石了，教主被这件事搞得火冒三丈。

教主知道他躲不过去了，他点燃的这把火，早晚会烧到他自己，他最终必须反。所以他一直在考虑，怎么样才能反的很艺术，投入最小，获利最大，他希望找到一条路，不用搞出很大的动静，就把西北地区的实际控制权，掌握在他的手里。

因为在甘肃宁夏青海一带，绿营中有1/3的士兵是穆斯林士兵，都是他的信徒，所以教主根本就不需要去攻城，他打个招呼，城门就开了。但是问题是门开了以后，接着该怎么办？如何长久的掌握这些政权，躲过朝廷的反攻倒算，这是他需要考虑的问题。

然而马兆元的突然举兵，把他的计划全部打乱，而且对他的领导权也构成了挑战，他必须立刻作出回应，但是他显然不能立刻就跟着反，那样他就替他人做嫁衣裳了，所以他决定先拆台。

当马兆元雄心勃勃的跳了出来以后，开始四处联络穆斯林一同进兵攻打灵州的时候，教主暗中开始使绊子，他通知这些人，表面答应，但是实际上暗中不动，同时他秘密指示灵州的穆斯林士兵，绝不要开门。

结果当马兆元来到灵州城下的时候，答应好出兵的穆斯林，根本就没有一个人来。灵州城守城的穆斯林士兵，无论他怎样递暗号，就是不开门，搞的马兆元最后只能灰溜溜的退走，成为了众人的笑话。

在马兆元丢完人以后，教主决定要出场了，他要先立威。他指示穆生花和李得仓公开叛乱，拿下战略要地固原，固原城的穆斯林守兵直接就打开了城门，一拥而入的穆斯林叛军，屠杀了20万汉族群众，教主此举，是为了让大家明白谁才是真正的领导人，也是借此恐吓其他地区的汉人。

不久之后，他又命令灵州的穆斯林守兵打开城门，让穆生花占领了那里，不过这次他只是杀死了当地不合作的清朝官吏，知州穆栋额，守备时生莲和其他几个忠于朝廷的官吏，没有屠城，因为他已经在固原立过威了，不需要重来一遍，他还想留着这里，成为自己重要的财税来源，他亲自任命马殿奎担任知州，领着投降的那些官吏，继续进行管理。

接着他又命令郝文选，纳清泰，马麻子阿訇，马海等，带领大批的穆斯林，让宁夏府的穆斯林守兵打开城门，占领了宁夏府。

然后他亲自从金积堡赶到宁夏府，威逼当地的官员，同意任命郝文选为镇台，马麻子阿訇为道台，然后又命令纳清泰占领周围的县城，镇堡，强迫当地的官员让位给他派去的人，至此，宁夏和甘肃北部的地区，除了固原城以外，其他地方全都兵不血刃的落入了教主的手下。

在固原屠城的时候，教主也亲自赶到了现场，还掠走了一个漂亮的汉族女子，当做了自己的十四姨太，后来因为一段特殊的经历，这个女子也成了后世新教崇拜的对象，这个故事我们以后再说，顺便提一句，教主的名字叫马化龙，现在依然是很多人崇拜的对象。



♢马化龙♢

就在陕西还胜负未分的时候，甘肃和宁夏的穆斯林也反了的消息，迅速被传到了朝廷上……

赵即发正在指挥士兵堵住圆阵缺口的时候，被一群穆斯林骑兵发现，他是阵地的最高指挥官，于是就向他冲了过来，由于当时战场上很混乱，赵即发注意到他们的时候，最近的一个穆斯林骑兵，离他只有不到十米远，正挺着长矛向他突刺。

赵即发本能的举起手中的柯尔特转轮手枪，向他射击，但是他连抠了几下扳机，枪却没有响，子弹已经打没了，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，最近的那个穆斯林骑兵已经冲到了他的面前，举着长矛，对着他当胸刺来，他急忙向后一仰，但是对方的速度太快了，长矛依然刺中了他的肩膀，从他的锁骨下穿了过去，把他挑离了战马。

周围的士兵，急忙用刺刀扎倒了这个穆斯林骑兵和他的战马，但是在惯性的作用下，赵即发还是向后飞了出去，重重地摔在地下，当时就昏迷了过去。

穆斯林骑兵看到对方主帅被刺倒，顿时士气大增，一齐高呼着从四面八方冲了过来，圆阵有好几处被突破，尽管内圈的马队和亲兵拼命的抵挡，想把他们挤出去，但是突入的人却越来越多，阵线马上就要崩溃，全军即将覆灭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听到了外面传来震天的呐喊声，最外层的穆斯林骑兵开始四散逃跑，众人听到有一大群人在喊：“多隆阿来了！多隆阿来了！”所有的穆斯林骑兵都吓得魂飞魄散，冲入圆阵的穆斯林骑兵也调转马头，就往外跑。

赵即发的部队本来已经绝望了，这个时候忽然振奋起来，立刻彻底爆发，也向四周冲了出去，追杀逃跑的穆斯林，穆斯林骑兵一瞬间全跑的都没影了，丢下了3000多具尸体，赵即发军反败为胜。

但是多隆阿并没有来，原来，交口镇的团练们，不听朱赵二人的军令，冲出去追杀诱敌的穆斯林骑兵，追出去没有两里地，就遇到了穆斯林骑兵的伏击，一看情况不好，这帮人立刻掉转头就往回跑。

跑回来的路上，他们冲乱了朱希广的阵型，导致朱希广全军阵亡，又因为无意中给穆斯林骑兵当了人盾，导致赵即发全军被围，不过这也给了他们机会，穆斯林骑兵全都留下来攻打赵即发的部队，让他们顺利的全都跑回了交口镇，几乎没有什么损失。

这帮人跑了回去以后，慌忙关闭了镇子的寨门，就爬上了镇子的寨墙，远远的观看双方厮杀，刚开始，这帮人看得心惊肉跳，特别是看见朱希广全军覆没。

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情，又让他们看到了希望，穆斯林骑兵里三层，外三层地围住赵即发的圆阵，一波又一波的发动冲锋，留下了无数的尸体，却始终无法突破。

看了一个多时辰以后，枪炮声，厮杀声仍然响彻云霄，赵即发军居然依然没有崩溃，让镇子里的团练们惊讶不已，有些人的内心感到自责，觉得别人在外面拼死为他们作战，自己却像缩头乌龟，躲在镇子里实在是耻辱，另外一些人则看到了希望，他们发现多隆阿军队的战斗力确实很强，如果趁机出击，说不定会大获全胜。

于是大家一拍即合，所有的人又全部骑上了战马，一窝蜂的冲了出去，一边冲还一边喊：“多隆阿，饿来了。”他们想表达的意思是，多隆阿的军队，我们来增援你们了。

可是喊着喊着，就变成了：“多隆阿，来了”。他们的突然出现，吓了穆斯林骑兵一大跳，又听见他们喊：“多隆阿来了”。以为是多隆阿的主力部队来了，吓得魂飞魄散，外围的骑兵就开始纷纷逃跑。

里圈的骑兵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只是听到很多人的喊杀声，同时夹杂着多隆阿来了的喊叫声，于是也心慌意乱，跟着就跑，所有的人，就被镇子里的团练这么一吆喝，全吓跑了。

残存的赵即发部队，人人几乎都挂了彩，他们抬着身负重伤的主将，掩埋了阵亡的士兵以后，退入了交口镇，可是他们才睡了一夜安稳觉，第二天一早，就发现穆斯林的骑兵又回来了。

原来穆斯林的骑兵，由于当时正处于战斗最激烈的时候，冷不防的被交口镇的团练一冲，又听到多隆阿来了，全都被吓跑了，可是跑着跑着，他们发现，情况有些不对，没有看见多隆阿的部队来追。

于是白彦虎喊住了众人，让大家全都停住，不要瞎跑，冷静下来以后，就派了一些胆大的人回去侦察，结果发现，是虚惊一场，根本就没有什么清军前来支援，这一下把大家气坏了，于是发誓，非要血洗交口镇不可。

将近3万穆斯林骑兵又卷土重来，把小小的交口镇，团团围了起来，情况非常的不妙，交口镇的寨墙很低，寨门也不坚固，团练完全是一群乌合之众，根本靠不住的家伙。

而清军能战斗的人，只剩下了不足四百人，主帅又身负重伤，无法指挥，现在他们由副将带领着，分散在寨墙的各个方向，虽然有洋枪的优势，但是分散到四处人数太少，在任何一个方向，都无法抵挡住敌人的密集进攻，只要敌人集中兵力，同时突袭两三个方向，交口镇是守不住的。

但是整整一个白天，穆斯林都没有发动任何进攻，原来白彦虎他们正忙着四处去伐木，制造云梯，同时他们也忌惮洋枪的威力，准备半夜进攻，天渐渐的黑了下来，最后的决战即将到来……

扶王陈得才击败了刘蓉的湘军前锋以后，终于杀开了一条血路，他们迅速的攻下了汉中，以及周围的一些城市，获得了大量的物资补充，但是他们并不打算久留，随时准备南下支援南京。

刘蓉带领援军赶到以后，又和扶王陈得才交手了几次，但是始终占不到什么便宜，有几次险些被击败，无奈被迫后退，远远的跟着扶王陈得才的部队。

与此同时，他开始给骆秉章写信，要求购买新式军火，因为他已经发现，他的装备不足以压倒扶王陈得才率领的太平军，很难击败他们，再这么打下去是没有意义的。

而骆秉章很快就回信答应了他的要求，迅速派人到上海，帮他购入了大量的新式洋枪洋炮，已经派轮船运往武汉，现在，刘蓉正等着这批新式武器的到来，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，处于僵持状态……

多隆阿的进攻非常的顺利，渡过渭河以后，兵分两路，雷正绾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攻破了沙窝，杀敌四五千，穆图善也占领了一个渭河南岸的主要交通要道零口，留在渭河北岸的曹克忠部也轻松的收复了高陵县，开始向西安周围进军。

由于形势进展得很顺利，只用了几天的时间，就横扫了西安周边的各个穆斯林据点，穆斯林正在急速的向西逃跑，交口已经没有必要驻军。多隆阿于是派出传令兵，通知占领交口的朱赵两人渡河南下，但是传令兵带回了交口镇被围攻的消息。

多隆阿不由得大吃一惊，没有想到自己背后居然还有这么多穆斯林骑兵，但是他也敏锐的察觉到，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，于是他立刻命令曹克忠火速回救交口镇，穆图善带领骑兵，迅速从零口镇北上，渡过渭河，和曹克忠构成两侧夹击之势。

他命令传令兵告诉穆图善，接到命令以后，务必立刻连夜出动，渡过渭河以后，一定要从东侧进攻敌军，这样敌军就会往西跑，就会遇上曹克忠的部队，这样敌军就被迫会渡过渭河南下，而那里的雷正绾就可以趁机拦截，这样就可以争取全歼敌人。

这天晚上，天下起了大雨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多隆阿也顾不了这么多了，由于病痛，他无法骑马，只能坐着轿子，带领一支步兵部队，连夜渡河，去和曹克忠部会合，部署围歼穆斯林骑兵的方案，但是一切的前提是，他们必须及时赶到。

天终于黑了下来，为了对付穆斯林骑兵半夜可能发动的进攻，交口镇的清军让当地的团练，在离寨墙五十米到一百米的地方，每隔一定的距离就堆放一个干草堆，然后每十来个清兵，会带领百十来个当地的团练，把守一段寨墙。

清军同时把四门六磅火炮，分布在各个寨门附近，然后又命令当地的团练里战斗力最强的人，组织了一支马队，由清军的马队军官率领着，随时准备反击突入城内的敌人。一切准备停当，众人在惴惴不安中，等着敌人前来进攻。

慢慢的，天黑了下来，这天晚上乌云密布，没有一丝月光，守城的士兵，把距寨墙一百米左右的干草堆，点燃了几个，当火堆快要灭了的时候，他们就用弓箭射出火箭，把旁边的干草堆引燃，但是等了整整一个上半夜，穆斯林方面没有任何动静。

下半夜，天空开始闪电，接着狂风四起，很快就大雨瓢泼，火堆全部被浇灭，什么声音也听不清楚了，所有的人眼前都是一抹黑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无数把梯子同时搭上了寨墙，穆斯林开始攻城，他们迅速的爬上寨墙，开始和守城的人发生肉搏战，战斗无比的激烈。

在这个夜晚里，枪炮没有任何作用，战斗又重回到了最原始的冷兵器作战，不过由于提前把清兵和团练混合编排，团练们不再惊慌失措，他们在清兵的指挥下，奋勇的斩杀每一个爬上寨墙，头戴白帽子的人。

不过这种战斗，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数，很快，穆斯林就摸进了城，但是夜暗和大雨也是一面双刃剑，它让穆斯林成功的靠近了城墙，然后又让很多人轻松的翻了过来，但是它也让很多人进来以后，在眼前只有一片黑蒙蒙的雨夜里，完全找不着路，突入进来以后，眼前一抹黑，只是在街道里头瞎转悠，却找不到寨门在哪里。

但是当地人对这些街道却很熟，提前组织好的骑兵，始终沿着街道在巡逻，迅速的开始斩杀这些突入进来的人，而且他们的特征非常的明显，头顶上的那个白帽子。

战斗持续了一夜，大雨中，呐喊声，叫骂声，呻吟声，求饶声，刀剑的碰撞声，战马的嘶鸣声此起彼伏，一直战到天快蒙蒙亮的时候，人们才发现，城里到处都是戴着白帽子穆斯林，他们现在也看清了方向，开始集中起来向寨门猛攻。

天亮了，雨也停了，很快，寨门就快守不住了，城外的穆斯林骑兵，已经听到了寨门内激烈的砍杀声，他们知道寨门马上就要打开了。

在早晨的薄雾中，他们骑着战马，聚集在即将被攻破的寨门旁，等待着一拥而入。但是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他们身后的薄雾中传来了马蹄声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响，众人都竖起了耳朵在听，白彦虎凭他敏锐的第六感，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做出了正确的选择，跑！

从零口镇到交口镇并不是很远，穆图善的骑兵经过一夜的急行军，在天亮时刻赶到。他们的突然出现，让紧张了一夜的穆斯林骑兵彻底崩溃，再次开始了溃逃。

穆图善只留下了少量的骑兵，帮助消灭城内的敌军，主力紧追溃逃的穆斯林骑兵，不给他们丝毫机会，把他们逼向曹克忠的方向，中午时分，溃逃的穆斯林骑兵被曹克忠的部队拦住，他们前面是炮火和枪弹横飞，后面面临穆图善骑兵的追杀，侧面是渭河，两万多人，被困在了一个狭小的地域里，乱成一团，不到一个时辰，一万多人被击毙。

剩下的人勉强找到了一条路，渡过了渭河，继续逃窜，傍晚的时候，又遇到了早已埋伏好的雷正绾部狙击，被围在渭河边上，又留下了四五千具尸体，后来终于在夜幕的掩护下，突破了雷正绾的包围圈，侥幸逃脱。

最后只有几千人，在白彦虎的带领下逃出了重围。交口之战至此落下帷幕，这是多隆阿军入陕以后最后一场野战，清军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，赵即发不久伤重不治而死。

这场战役，多隆阿军两员主将阵亡，阵亡士兵超过千人，是损失最惨重的一场战斗，但是多隆阿也抓住了时机，一举消灭了穆斯林叛军中，最有战斗力的机动力量，从此以后，再也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。

交口镇之战结束以后，多隆阿分兵四路前进，一路摧枯拉朽，横扫整个关中平原，如入无人之境。

陕西的穆斯林，除了西安城里没有叛乱的两万人以外，其他全部被逐出了陕西，这个时候，另外一场人间悲剧又上演了，除了西安以外，各地的汉族团练开始了大规模的报复，种族大屠杀又开始再次上演。

从1862年6月，陕西穆斯林全面叛乱以后，十天之内，一百多万汉族同胞被杀，从1862年11月多隆阿进入陕西以后，到1863年11月，陕西170万穆斯林，只有40到60万人逃到了甘肃，也有一百多万人被杀。

所以多隆阿在陕西人的心目中，是有两个形象的，一方面，他被汉族人当作了救星，大恩人，在陕西各地，尤其是关中平原一带，到处都有多隆阿的祠堂，数量多达几十处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，才被全部摧毁，这一点，后来的其他将领，即使左宗棠也没有享受到这个待遇。

另一方面，在西北穆斯林和后来的一些思维僵化的史学家眼里，多隆阿是不折不扣的刽子手，魔鬼的代言人，由于他拒绝招抚穆斯林，迫使所有叛乱的穆斯林，只能面临逃跑和战死这两条出路，最后导致陕西境内，除了西安城以外，其他地方再也没有穆斯林的踪影，长达几十年，一直到抗战以后，穆斯林才陆陆续续，再次出现在陕西各地。

不过，写本书的目的，并不是要挑起种族仇恨，就像我们回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，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一样，并不是为了仇恨德国人，相反，只是为了还原历史的真相。

而且也没有德国人会因此而生气，因为他们都能正视历史，并从中吸取教训，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，所以今天的德国人是最受全世界人尊重的民族，这一点，请那些认为我写这本书，会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人，深思一下。

多隆阿的军事才能也是无与伦比的，这一点，后来的将领们也没有一个人可以于他比肩，在西北，他完全是战无不胜的。而此后再也没有人，能重复他这种压倒性的优势。

多隆阿是最后的满洲武士，也是努尔哈赤的子孙中，最后一个，血管里还流淌着祖先那种勇武好战的本能，骁勇善战的勇士，在他之后，再也没有值得夸耀的旗人军事将领。

在平定了陕西的穆斯林叛乱以后，多隆阿命令雷正绾，陶茂林，曹克忠，分兵三路，进攻甘肃宁夏，如果不发生意外的话，这场叛乱本来将在很短的时间之内，就会全部平定，但是历史，总是不让人顺心如意。

多隆阿原计划消灭了盘踞在陕西周至县的四川李蓝叛军以后，也随队西征，亲自指挥甘肃宁夏平叛的，但是意外的是，他在城下观战的时候，被一颗流弹击中面颊，也有说是他攻下周至以后，入城的时候被一个暗藏的叛军开枪击中面颊，时间是1864年4月1日，愚人节这天，一个月以后，农历同治三年4月23日，公历1864年5月18号，名将之花陨落，旗人之中，从此不再有英雄。

多隆阿之死给了教主机会，让他避免了面对最凶悍的战将，逃脱了必败的结局，从此有机会成为了这场战争的主角，开始了他兴风作浪的生涯，从而使这场战争变得的遥遥无期的漫长和异常的残酷。

下一个登场的，将是湘军的水师统帅，名将杨岳斌，他久经沙场，战功卓著，绝非等闲之辈，他能把多隆阿的事业进行下去吗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

-End-